



# 英勇的女坦克手

(蒙古短篇小说集)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前 言

這是一本蒙古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在這些短篇小說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精力充沛、奮發有為地從事於創造性活動的蒙古人民；他們勇敢地消除封建迷信的遺毒，滿懷着建設新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人民革命像神話般地改變了蒙古人民的生活。蒙古人民在發展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的蒙古文學也已經形成並且壯大了。

1921年人民革命前的蒙古文學，頗大程度上是些翻譯作品，而且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當時現實主義地描寫人民生活的蒙古作家的創作還很少，大部分都是一些手抄本。它們大都消失在翻譯文學、主要是宗教性質的文學作品的汪洋大海里了。

最初的蒙古新文學作品是民間說唱藝人編寫的戰鬥的革命歌曲，歌頌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率領的傳奇式的游擊隊，他們為了祖國的自由，跟蘇聯軍隊和游擊隊并肩作戰。緊接着出現在蒙古文壇上的，主要是一些根據民間故事題材創作的散文作品。

“蒙古的民間語言好像春天百花齊放時的草原。它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充滿着名言警句，強有力地滋養着一年比一年更加茁壯的年輕的

文学。”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著名作家澤·奧多夫曾經这样描述蒙古文学的成長。

現代蒙古文学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成長，並且經常從民間創作中吸取永遠生動鮮明的色彩。

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對現代蒙古文学的形成也起着巨大的影响。通过翻譯，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謝德林、涅克拉索夫、契訶夫、高尔基以及現代苏联作家的作品，都为蒙古劳动人民所熟悉，并且對人民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識的形成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5年蒙古作家曾經寫信給高尔基，向他請教翻譯文藝作品所應遵循的原則。高尔基寫了一封長信答復蒙古作家們，提出很多寶貴的建議。

按照高尔基的意見，年輕的蒙古文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喚起人民的創造力，幫助人民成為新的、幸福的生活的積極建設者。

新蒙古文学在它發展的道路上了有很大進展。這本短篇小說集里的十幾篇文章都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些小說里的主人翁是被真實地描繪着的活生生的人物，是生活在草原上和國內興起的各工業中心的普通的勞動者，是為新的生活、為社会主义、為各國人民的友誼與和平而奮鬥的人們。在這些小說里可以聽到強有力的形象化的人民語言，体会到人民的高深的智慧。

這本短篇小說集里很多篇是描述蒙古人民破除宗教迷信的鬥爭的。自由的蒙古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建設自己的生活，富有成效地掌握知識，越來越堅決地掙脫宗教迷信和黑暗勢力。澤·達姆丁·蘇隆的男孩和小羊、澤·奧多夫的鬧鬼的露宿地、契·洛道依達姆包的戴帽子的

的狼都生动而确鑿地描寫了这一情况。

收集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的几篇小说都充满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气氛,同时渗透着国际主义精神。这些小说的题材强烈地反映着争取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平的意向,反映着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友谊。

现代蒙古文学忠诚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现实主义地反映他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新生活的斗争。这些小说无疑地将博得广大读者的爱好和共鸣。

(坪父根据俄译本雅·馬卡連柯的序言節譯)

## 目 錄

|                         |     |
|-------------------------|-----|
| 前 言                     | 2   |
| 两个都是我的兒子(澤·达姆丁·苏隆著 坪父譯) | 1   |
| 在增格尔德山上(哲·烏拉姆巴雅尔著 坪父譯)  | 6   |
| 小奴隸(勒·巴达尔奇著 坪父譯)        | 15  |
| 父親和兒子(勃·巴斯托著 坪父譯)       | 20  |
| 男孩和小羊(澤·达姆丁·苏隆著 坪父譯)    | 24  |
| 戴帽子的狼(契·洛道依达姆包著 坪父譯)    | 29  |
| 鬧鬼的露宿地(澤·奧多夫著 坪父譯)      | 37  |
| 牧童耐丹(德·傳貝格米德著 坪父譯)      | 45  |
| 英勇的女坦克手(德·塔尔伐著 坪父譯)     | 65  |
| 苏赫(勃·巴斯托著 坪父譯)          | 86  |
| 难忘的教訓(策·拉穆苏荣著 郝苏民譯)     | 95  |
| 蘋果(德·那木德格著 哈斯譯)         | 109 |



澤·达姆丁·苏隆

## 兩個都是我的兒子

在遼闊的蒙古草原上，褐黃色的枯草隨風起伏。早晨下了些雪，被風吹散了，枯草上光光的，沒有一點遮蓋。散布在草原上的蒙古包，泛着白色，好像蒙古皮袍上的一顆顆淺色鈕扣。一群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慢慢地移動着，好比天上的浮雲。遠處的馬群看上去卻像星星點點的墨斑。在草原盡頭的地平線上，駱駝拉着十輛滿載的大車。蜃氣使這支小小的駱運隊變成奇異的幻象：一只只的駱駝變得仿佛是一根根巨大無比的柱子，一端頂着大地，一端聳入雲霄。

我們從遠處看到的駱運隊，跟我們同時到達一個小村子。我們剛和

押着駝運隊來的一位身穿白羊皮袍子的青年打過招呼，從他那里打聽到駝運隊是從阿拉-布拉克運送捐獻給蘇軍的慰勞品的，這時候，有一群黑色的大狗狂吠着向我們撲過來。一個中年婦女從蒙古包里走出來，把那些狗趕開了，請我們到她家里去。不一會兒，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這個蒙古包里。在這兒，城里人是少有的來客，人人都想從城里人嘴里探聽些關於蘇德前綫情況的消息。我們把我們所曉得的都告訴了大家，並且舉出最近蘇軍解放的那些城市。

“我不知道這些城市，”女主人杜瑪憂郁地說。“哪怕在地圖上找來看看也好唄……”

可是我們沒有帶地圖。這時候，達姆巴向他十歲的兒子澤倫使個眼色。這孩子跑出去，不一會，拿着一張已經破碎而且打滿鉛筆記號的小地圖進來。我們才曉得，這個小村子里的人每到晚上就聚集在一起，從這張地圖上觀察蘇軍進展的情況。他們常常談論新聞，互相討論。

大家低下頭去，眼睛盯着那破舊的地圖，開始點數着那些解放了的俄羅斯城市。

我們每說出一個城鎮的名稱，澤倫黑黝黝的手指就立刻在地圖上找到那個地方，連老年人也都點頭表示贊許，對這孩子的知識感到驚奇。這時候，他的母親杜瑪在一旁微笑着，臉上顯露出得意的神氣。

“這些小鬼，”她說，“可熟悉哩，戰爭在哪兒進行，好像他們自己去過似的！我們這里有句俗語：‘牛角雖比牛耳長得晚，却比牛耳長得高’。可不是：澤倫才十歲，却比我這四十歲的人知道得多，字也識得不少。隨便什麼樣的筆迹都認得出來。不久以前，我們的大兒子從部隊里捎來了一封信。我丈夫達姆巴在這封信里面碰到一個字，怎么也搞不懂，怎么

也認不出來。要不是澤倫的話，那我們就沒有法子認出這個字來啦。澤倫把信一拿到手，馬上一字不漏地全都念出來了。”

杜瑪还想講下去，可是達姆巴打斷了她的話頭：

“這裡從城里來了客人，大家都想知道些新聞，你偏是澤倫長澤倫短的嘮叨不完，好像我們一輩子沒有見到過你的澤倫！”

我們把捐獻給蘇軍慰勞品的情況講給大家聽。大家都聽得很有興趣，你一句，我一句地提出了好多問題，只有杜瑪在旁邊默不作聲。顯然她在生丈夫的氣。

“您的兒子在哪個部隊里服役？”我問男主人。

現在他的臉上也開始閃耀出自豪的光彩。

“我的兒子是蒙古人民革命軍軍官，現在在白中圖服役。”達姆巴從抽屜里拿出了一張照片。

從照片上朝着我們瞧的是兩個雄赳赳、氣昂昂的戰士——一個蒙古人，一個俄羅斯人。

“哪一個是您的兒子呀？”我開玩笑地問沉默的杜瑪。

她一本正經地回答說：

“兩個都是我的兒子。他們倆一塊兒在哈勒欣河沿岸打仗。我的烏勒捷受了傷，那個俄羅斯小伙子把他從戰場上背下來。烏勒捷幸虧他才有了命。現在他們經常通信。烏勒捷把他看作兄弟，所以我也把他當作兒子一樣。”

這時候，達姆巴在想什麼似地想得很出神。

“相片真是好東西，”他說：“它能把一個人的形容永遠保存下來。可惜我們打仗的時候，我們這裡還沒有人會照相。”



“您打过仗嗎？”我們問。

老头兒頓時精神振作起來，拿出一把旧的可是擦得雪亮的馬刀給我們看。

“这把馬刀是一个俄罗斯同志送給我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在战斗中总是跑在人家的前面。他是一个勇敢而强壯的人，一个人抵得过十个男子漢。那时候他跟我一起为蒙古人民战斗，現在大概又在打法西斯匪徒了。想必已經是將軍啦。那时候我是个窮小子，只有一匹馬，別的牲口压根兒沒有。我打了一些旱獭留給家里的人，就到苏赫·巴托尔<sup>〔注一〕</sup>和乔巴山<sup>〔注二〕</sup>的游击隊里去打仗。現在我有三十头牛、二十多匹馬和一百多頭羊。像这种情况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我們全國人民都一年比一年富裕，一年比一年幸福。党和國家幫助我們。可是沒有苏联的帮助就保不住我們的幸福。我們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在危难关头，朋友互相援助。”

达姆巴講完話，就把他獻給苏軍的礼物拿出來擺在駝运隊押运員面前：一件翻毛的山羊皮大衣、一副連指手套、一小桶煮过的奶油。这小村子里別家的人也都悄悄地跑出去，拿了許多礼物來。到傍晚时候，慰勞品裝上了車子，駝运隊繼續前進。达姆巴騎馬跑到草原上去，从馬群里牽兩匹馬來。他想，他还來得及赶上駝运隊，把馬交給他們帶去獻給苏联軍隊。

---

〔注一〕 苏赫·巴托尔(1893—1923)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革命領袖，蒙古人民革命党創始者。

〔注二〕 乔巴山(1895—1952)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革命領袖，苏赫·巴托尔最親近的战友。

就在这天晚上，我們也离开这个小村子，到省会去。現在草原似乎完全变了样。太陽正在下山，紅光照耀着逐漸昏暗的天际。





哲·烏拉姆巴雅爾

## 在增格爾德山上

在白色的帳篷里，

草原上的蒙古人向忠實的朋友說：

“我的心，

永遠和我們北方的那個國家在一起……”

一個響亮的女子聲音在無線電里唱着。這支優美動人的曲子，我們大家恐怕已經聽到過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在森林中，在增格爾德山〔注〕上我們又聽到了它，却使我們感到特別高興。四周

〔注〕 增格爾德山，蒙古語是“快樂的山”的意思。

茂密的森林沙沙作响，在枝干粗大的老樹叢中，可以看到几幢華麗的白房子。增格爾德山上有一个休養所。有一間屋子里，傳出了收音机的聲音，屋外杜鵑在咕咕地叫，林鳥歌唱着，公雞高声長啼。

有一本書里寫道：“哪里有雞啼，哪里就有生活。”

是的，这里有生活！有美好的生活！

繞着噴水池的周圍，休養員們三三兩兩地坐在長凳上。他們身上的皮袍子的天藍色、紅色、黃色、棕色，賞心悅目地交織在長滿綠葉的花草樹木中。一个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坐在一棵枝丫縱橫的樅樹下，他整個面頰上挂着一條深深的傷痕。療養員們時時跟他打招呼：

“巴熱爾先生，您不是說今天要走嗎？臨走之前，給我們最后講个有趣的故事吧！”

在拐弯兒的地方出現了一輛公共汽車。它在像一條淡顏色的帶子似的公路上奔馳着，送來了一批新的休養員。也就是這輛公共汽車要把巴熱爾接回家，把他送進城去。住在休養所里的人是多麼戀戀不舍地在跟他道別呀！他在这里已給大家講過不止一个引人入勝的故事了。

新到的一批人向休養所走來。一个個子高高的、有點兒駝背的、上了歲數的中國人，从一群同路人中間走出來，一直走到巴熱爾跟前。他那天鵝絨上裝的衣襟上，挂着突擊隊員的徽章。來人仔細地打量着巴熱爾，說：

“您是不是游擊隊員巴熱爾？”

“不錯，我是巴熱爾。您是誰？”

“我是扎雅多。還記得吧，你曾經逗弄过我，把我叫做舒什瑪〔注〕

〔注〕 舒什瑪是蒙古人打趣中國人起的綽号。

的？”

“当真是舒什瑪嗎？你是舒什瑪？我的朋友，游擊隊員扎雅多！”

巴熱爾扔下手里的小皮箱，撲過去擁抱扎雅多。休養員們親切地瞧着兩個老朋友。這兩個上了年紀的人從小就是朋友，一起打過游擊，現在過了很多年，偶然在這裡遇見了。

巴熱爾突然想起要動身，就拿起皮箱，往公共汽車那邊奔過去，可是這時候汽車已經在樹林中通往城里的公路上隱現出沒地馳去了。

“明天走吧！”感到高興的休養員們安慰巴熱爾說。

這時候文娛干事插進來。他指着坐在枝葉茂盛的樅樹下的朋友，說：

“現在巴熱爾先生給我們講講他的生平。”

周圍的人們鼓掌歡迎。巴熱爾低下頭去表示感謝。他開始講話的時候，從他的嗓音里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動。他說：

“我的朋友們，我不打算只談自己。我想同時也回憶一下同志們。請聽……

“有一次，有一個男孩子沿着河边走着。這是1921年的事情，那男孩子才滿十歲。他那還沒有長得結實的肩膀在扁担的重壓下彎曲着。一件破舊的皮袍子，兩只窄衣袖勉強遮蓋住瘦削的胳膊，細長的脖子使他活像一隻小鵝。男孩子累了，把水桶放在地上。離他不遠的地方露出一排籬柵，籬柵那面有一個中國男孩子在菜園里忙碌着，在畦壟間除草。蒙古孩子們打趣他，有時就開玩笑把他叫做‘舒什瑪’。中國男孩子穿着一套褪了色的短衫褲，腳上是一雙氈鞋。挑水人一時高興，跟他開玩笑，順手拾起一些小石子向菜園里扔去。‘舒什瑪’的小眼睛氣得越發眯

攏起來。他揮舞着胳膊，用自己的語言高声嚷着什麼話。淘氣的蒙古小伙子看在眼裡覺得怪有趣的。他大笑起來，向‘舒什瑪’伸伸舌頭，又打從籬棚上面扔了幾塊石子過去。最後聽到母親在喊他：‘挑水來，兒呀！’

“這件平常搞慣的鬼把戲，想不到竟成了兩個男孩子童年時代可以回憶的最後一次的事。

“過了幾天，蒙古男孩子又挑着扁擔走過那熟悉的綠色籬棚。他瞧見那裡圍着一堆人。他聽到了打人的聲音和小孩悲慘的啼哭聲。男孩子放下水桶，奔到籬棚跟前去。兩個健壯的溫琴匪徒〔注一〕把那個中國男孩子的兩手捆綁起來，用沉重的釘靴踢他。

“‘葛明〔注二〕！’他們大聲嚷着。‘拿伏特卡酒來！’

“溫琴匪徒頭上戴着毛茸茸的皮帽，緊壓在眉毛上。縫着銅鈕扣的短軍服上束着腰帶，腰帶上挂着彈藥盒。被煙草熏黃了的鬍鬚凶狠地豎起着，那副神氣正像山貓捉住了毫無反抗能力的小兔一樣。

“‘這不是葛明！’小挑水人喊。‘你們干麼折磨他？’

“可是溫琴匪徒狂暴地推那男孩子，把他推倒在地上。他爬起來，抖去破皮袍子上的塵土，恨恨地瞅了溫琴匪徒一眼，急急忙忙地跑去找住在鄰近的牧人詹巴勒。

“‘他会告訴他們，中國男孩子不是葛明，’蒙古孩子一面跑一面這麼想。

---

〔注一〕 溫琴匪徒是十月革命時在紅軍打打下從俄國流竄到蒙古的白匪，他們的頭目是白匪軍官溫琴男爵，因此叫做溫琴匪徒。

〔注二〕 “葛明”是指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前不久，侵入蒙古的我國北洋軍閥的占領軍。



“他拚足气力飛奔，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游手好閑的酒鬼詹巴勒此刻还是醉醺醺的。

“救命呀，快去救救舒什瑪，他不是葛明！”男孩子哀求牧人。

“他抓住詹巴勒的衣袖，把詹巴勒拖到籬棚那边去。他們跑到温琴匪徒跟前的时候，这两个强盜正勾起扳机，准备打死中國男孩子。

“蒙古小伙子一只手拍拍嘴，另一只手指着詹巴勒：

“‘他現在解釋給你們听！’

“温琴匪徒顯然把他的手勢理解为答应給他們伏特卡酒喝，他們中間的一个向牧人詹巴勒扑过去。这家伙也果真从怀里掏出酒瓶來，喝了几口。一看見这个，第二个温琴匪徒也立刻向詹巴勒奔过去。这伙醉鬼把一瓶酒喝得精光之后，东搖西擺，沿着大街踉蹌地走去。

“‘走吧，快跑！’蒙古男孩子对舒什瑪喊了一声，一面給他解开綁着手的繩子。

“中國男孩子感激不尽地把手掌按在胸口，深深地鞠了一躬，用他自己的語言很快地咕囁了一句什么話，然后拚命地向自己的小土房奔去。

“温琴匪徒把他忘掉了。他們攆進人家去，翻箱倒箔，在街上搜劫行人。把馬鞍、馬籠头、衣服都搶走。不久蒙古男孩子探听到温琴匪徒把他一般年齡的孩子赶到別的地方去做苦工。他慌張起來：‘我怎么办？不用說，我也得被抓去！’

“他走到街上，正不知道往哪里跑，却碰到了舒什瑪。中國孩子領他到自己簡陋的房子里去，那里有一个鋪着氈子的炕，炕上擺着破破爛爛的被窩。舒什瑪讓朋友進了屋子，四面八方張望了一下，然后把門上了



鎖。接着揭起炕上的氈子，在下面的木板上敲了兩下，才把木板一塊塊地翻開來。蒙古男孩子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原來炕肚里躺着一個十四五歲的俄羅斯小伙子。

“這太危險啦，’他想：‘可不是，幾天以前溫琴匪徒差點兒沒槍斃了舒什瑪！’

“他瞥了中國朋友一眼。那一個正用手勢指示他：

“‘你也躲進去吧！趕快！’

“蒙古孩子在俄羅斯男孩旁邊躺下。

“中國男孩子重新把木板蓋好，把氈子鋪上，在上面堆了一些家用雜物。

“躺在木板下面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悶得人喘不過氣來，霉爛潮濕的氣味撲鼻。舒什瑪一天三次拿些煮過的蔬菜和干餅送給他們吃。這樣過了三晝夜。男孩們一聲不吭地躺在狹窄的炕肚里。他們說的語言不同，因此彼此沒法談話。三晝夜對他們真像是過了三年。

“有一次舒什瑪在外面輕輕地敲了一下，警告他們：

“‘別動，有人來啦！’

“屋子裡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講的是俄羅斯話和蒙古話。陌生人在屋子裡忙碌了好半天。他們看來是在尋找什麼東西或者是什麼人。他們把氈子稍微揭開一些，一陣嗆人的塵土往他們的鼻孔裡直鑽。躲在炕肚裡的人楞住了，吓得緊緊地挨在一起。可是陌生人走了，到底也沒有掀開木板。屋子裡變得靜悄悄的。

“夜里，舒什瑪把兩個男孩子放出來。

“‘庫倫這地方你們耽不住了，’他說，‘想辦法逃到山里去吧。白匪